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南行记

艾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南行记

艾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行记/艾芜著 .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7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ISBN 7-02-003259-1

I . 南… II . 艾… III .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1410 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7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625 插页 3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7.80 元



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四川新繁人。年轻时曾漂泊于中国西南边境和缅甸、新加坡，做过伙计、校对和编辑。三十年代初到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这一时期著有短篇小说集《南国之夜》、《南行记》等。抗战期间生活在桂林、重庆，有长篇小说《故乡》等。抗战胜利后发表长篇小说《丰饶的田野》、《山野》和中篇小说《乡愁》。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庆市文联、作协工作，著有长篇小说《百炼成钢》，短篇小说集《夜归》、《南行记续篇》等。曾任四川省作协名誉主席。

丛书 前 言

评选“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是 1999 年中国文学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评选的发起者、组织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图书大厦。评选的创意堪称知机趁势，卓越宏大。评选以完全的公开性杜绝暗箱操作，数轮评选均邀记者监票，程序谨严，无可挑剔。评审委员会之构成坚持了学术的权威性、广泛性、代表性诸原则，果有群言一堂、和而不同之胜状。评选标准固然是以思想情趣健康、艺术特点突出为主，兼顾作品的开拓价值、代表地位及影响面，而评委们更是用历史的、发展的、整体的眼光来把握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共斟共酌中国社会百年之沧桑，重读重温中国文学百年之佳作，用理性和激情去擦亮一块块文学丰碑。评选出来的一百种优秀书目，其涵盖面远至世纪之初，广至台湾香港澳门，遍及一百年里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精当、丰富、全面、系统而且可信，得到了比较普遍的认同，一时享有“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之美誉。

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自是入选作家的荣耀，同时也是广大读者的幸事。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图书汗牛充栋，当今数十位文学专家倾其心智，披沙拣金，平心切磋，优中选优，以集体的智慧开列出百优书目，受益者最终还是广大的读者。对于许多对中

国文学怀有美好情感的读者，百优书目就像是布置了一座中国百年文学的画廊，供他们流连观赏；对于那些在中国文学的密林里寻幽探胜的读者，百优书目就像在为他们披荆斩棘、指路导航，自然也节省了他们宝贵的光阴；至于对那些需要深究文学意义、把握文学规律的文学中人，百优书目则更像是在同他们坦诚地交换意见交流心得，于学术的精进将不无裨益——据我们所知，这份书目已经成为一些文学教授向学生推介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诚然，正如任何文学评选结果都不可能让所有人完全满意一样，百优书目也难免会引来仁者智者之见；我们只能说，入选者堪称优秀，而百种所限，肯定有优秀者未入其列。选择永远有缺憾伴随其后，遗珠之憾在所难免，这是无庸讳言的。

然而，一批有激情、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文学专家毕竟开列出了“中国文学的百年盛宴”的菜单，这总是激动人心、令人神往的。于是，把菜单变成美味可餐的盛宴，直接奉献给最广大的读者，又顺理成章地成了一批同样有激情、有责任感、值得信赖的文学出版人的宏愿。鉴于许多读者以各种方式表达了置齐百种图书的愿望，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南海出版公司以及北京图书大厦，决定协同行动，将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重新出版。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射雕英雄传》、《家变》及《北岛诗选》未能列入重版，经几家出版单位协商，遂将终评排名紧随百种之后的《可爱的中国》、《尘埃落定》和《酒徒》补入。这样，百种图书中有小说 51 种，诗歌 23 种，散文 17 种，报告文学 2 种，戏剧 7 种。丛书书目按初版时间先后排序，附在每种书中；同时还附有复评委员和终评委员名单，让我们对评委们辛勤的工作保持长久的敬意。

丛书的每一种图书对所使用的版本做了精心选择，选择的

WAA65108

原则是在尊重初版本的基础上从优择用，重版时仅对所用版本中明显的编校错讹进行修订；由于有些原版本篇幅较小，此次重版时适当地将作家的一些其他重要作品补录其后，当可满足当今读者的阅读需求。丛书统一装帧，典雅考究，成套配装，蔚为大观。可以肯定，这是一套图书馆必藏、藏书人必备、文学爱好者必读的大型丛书。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内容到范式也都堪称现代意义上的新的文学。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永远以其划时代的意义和业绩彪炳千秋，烛照后世。那么，出版这样一套代表整个世纪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丛书，不仅是作家们的荣耀、读者们的幸事，也是我们文学出版人光荣而神圣的世纪使命。愿我们的工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同在，在中国文学圣殿中占有永恒的一席。

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0年5月

评选委员会

复评委员会

主任：杨匡汉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青	王必胜	白 烨	朱 晖	吴福辉
张同吾	张小影	李炳银	李敬泽	孟繁华
周政保	林为进	贺绍俊	杨匡汉	杨志今

终评委员会

主任：朱 寨 严家炎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孙玉石	朱 寨	朱向前	杨 义
杨匡汉	何西来	张 炯	严家炎	郑伯农
林 非	洪子诚	赵 园	谢 冕	谢永旺
雷 达				

·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

丛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宏经 石 湾 任 超 任在齐 孙晓林

杨 雯 李昌顺 吴维月 张华燕 张胜友

陈浩增 周五一 胡守文 聂震宁 高贤均

程步涛

丛 书 书 目

官场现形记 李宝嘉	1903—1905 年上海《世界繁华报》 连载并陆续出版
孽海花 曾朴	1905 年上海小说林社版(20 回本)
	1928 年上海真善美书店版(30 回本)
老残游记 刘鹗	1906 年《天津日日新闻》社版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	1906—1910 年上海广智书局陆续出版
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	1911 年刊行于日本
尝试集 胡适	1920 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版
女神 郭沫若	1921 年上海泰东图书局版
沉沦 郁达夫	1921 年上海泰东图书局版
呐喊 鲁迅	1923 年北京新潮社版
繁星 冰心	1923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南社丛选 多人著,胡朴安选录	1924 年上海国学社版
雨天的书 周作人	1925 年北京新潮社版
志摩的诗 徐志摩	1925 年上海中华书局代印

寄小读者	冰心	1926 年上海北新书局版
彷徨	鲁迅	1926 年北京北新书局版
野草	鲁迅	1927 年上海北新书局版
死水	闻一多	1928 年上海新月书店版
背影	朱自清	1928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在黑暗中	丁玲	1928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倪焕之	叶圣陶	1929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啼笑因缘	张恨水	1930 年上海三友书社版
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	1931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新月诗选	多人著, 陈梦家编	1931 年上海新月书店版
鲁迅杂感选集	鲁迅著, 何凝(瞿秋白)选编	1933 年上海青光书局版
望舒草	戴望舒	1933 年上海现代书局版
烙印	臧克家	1933 年自印
子夜	茅盾	1933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	巴金	1933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边城	沈从文	1934 年上海生活书店版
南行记	艾芜	1935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死水微澜	李劫人	1936 年上海中华书局版
大堰河	艾青	1936 年自印
湘行散记	沈从文	1936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画梦录	何其芳	1936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上海屋檐下	夏衍	1937 年上海杂志社版
萍踪忆语	韬奋	1937 年上海生活书店版
包身工	夏衍	1938 年广州离骚出版社版
骆驼祥子	老舍	1939 年上海人间书屋版
黄河大合唱	光未然作词 洗星海作曲	

- 1939 年重庆生活书店版
- | | |
|-----------------------------|--------------------|
| 呼兰河传 萧红 | 1941 年重庆上海杂志社版 |
| 屈原 郭沫若 | 1942 年重庆文林出版社版 |
| 十四行集 冯至 | 1942 年桂林明日社版 |
| 给战斗者 田间 | 1943 年桂林南天出版社版 |
| 速写三篇 张天翼 | 1943 年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
|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 1943 年华北新华书店版 |
| 传奇 张爱玲 | 1944 年上海杂志社版 |
| 小城风波 沙汀 | 1944 年重庆东方书社版 |
| 风雪夜归人 吴祖光 | 1944 年上海开明书店版 |
| 白毛女 延安鲁艺工作团集体创作
贺敬之、丁毅执笔 | |
| 马可、张鲁、瞿维作曲 | 1945 年延安新华书店版 |
| 穆旦诗集(1939 - 1945) 穆旦(查良铮) | |
| | 1945 年自印 |
| 财主底儿女们(上、下) 路翎 | |
| | 1945 年重庆希望社版(上部) |
| | 1948 年上海希望社版(下部) |
| 解放区短篇创作选 多人著,周扬选编 | |
| 果园城记 师陀 | 1946 年苏南新华书店、东北书店版 |
| 王贵与李香香 李季 | 1946 年上海出版公司版 |
| 围城 钱钟书 | 1947 年上海晨光图书公司版 |
| 人生采访 萧乾 | 1947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
| 雅舍小品 梁实秋 | 1949 年台北正中书局版 |
| 曹禺剧本选 曹禺 | 1949 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版 |
| 可爱的中国 方志敏 | 1952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保卫延安	杜鹏程	195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红旗谱	梁斌	1957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茶馆	老舍	1958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
关汉卿	田汉	1958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版
青春之歌	杨沫	1958 年作家出版社版 *
白洋淀纪事	孙犁	1958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城南旧事	林海音	1960 年台中光启出版社版
阿诗玛(重新整理本)	彝族民间叙事诗	

云南人民文工团圭山工作组搜集整理

中国作家协会昆明分会重新整理

创业史(第一部)	柳青	1960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红岩	罗广斌、杨益言	1960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燕山夜话	马南邨	1961 – 1962 年北京出版社版
毛主席诗词	毛泽东	196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李自成(第一卷)	姚雪垠	1963 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版
酒徒	刘以鬯	1963 年香港海滨图书公司版
台北人	白先勇	1971 年台北晨钟出版社版
将军族	陈映真	1975 年台北远景出版社版
郭小川诗选	郭小川	197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哥德巴赫猜想	徐迟	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百合花	茹志鹃	197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四世同堂	老舍	1979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版
重放的鲜花	多人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	1979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版
随想录(1—5 集)	巴金	1979 – 1986 年香港三联书店版
		1980 – 198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傅雷家书	傅雷	1981 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干校六记	杨绛	1981 年北京三联书店版
芙蓉镇	古华	198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白色花	多人著, 绿原、牛汉编	198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九叶集	辛笛等	1981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	汪曾祺	1982 年北京出版社版
棋王	阿城	1985 年作家出版社版
北方的河	张承志	1985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版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	1985 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活动变人形	王蒙	198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平凡的世界	路遥	1986 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红高粱家族	莫言	1987 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版
古船	张炜	198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余光中诗选	余光中著, 刘登翰等选编	1987 年海峡文艺出版社版
南渡记	宗璞	198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蒲桥集	汪曾祺	1989 年作家出版社版
白鹿原	陈忠实	1993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舒婷的诗	舒婷	199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尘埃落定	阿来	199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 当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

序

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在野人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都曾经偷闲写过一些东西，但那目的，只在娱乐自己，所以写后就丢了，散失了，并没有留下的。

至于正正经经提起笔写，作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现在也有一两篇存着的，那却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

初到仰光时，没熟人，又没有钱，而且病了，住在 Maung Khine Street(当地华侨叫做五十呎路)的腾越栈内，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讨厌，——想驱逐我，但并不明显地表示出来。这，大概是念在同国人的面上吧。一天，忽把我从床上拖起来，叫印度车夫送到仰光大医院去，说是那里可以住下养病，并且不要什么钱。同时又把我的全部财产——一包破书和旧衣，好好地包着，叫我随身带去。这突然好起来的举动，使我非常地感激，当登上人力车的时候，眼里竟然含着致谢的泪了。然而到了医院，才是由一位印度医生马马虎虎地诊了一下，就算了，并不容许我住下。于是，只好一路呻吟着，折了回来。但当这位好心肠的印度车夫，扶我走进店门时，老板便挺起肚子出来，塞在门口，马起脸说：

“这里住不下了！”

并挥着他那胖胖的拳头，仿佛硬要进去便会动武似的。

这样，我就算被骗逐了。

在店门前的街沿边上，我就把虚晃晃的身子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静静地闭上了眼睛。

那时，心里没有悲哀，没有愤恨，也没有什么眷念了，只觉得这浮云似的生命就让它浮云也似地消散罢。

这情形，大约是打动了旁人的悲悯吧？一个同店住的云南人，（很惭愧竟忘记他的姓名了。）很熟悉仰光的，就替我想想有没有同省的同乡，好半天才想出了半个；因为这只是祖籍同省，生长却是安徽的原故。而且，这半个同乡，说起来，还是一位久矣不问世事的出家人哩。他看着这样病了的我处在这般的境地，就不管什么出家人不出家人了，便叫黄包车夫一直拖到那里去。自然，他明白，这是一件使人家不愉快的事情，因此，一到那出家人的门前，连我向他致谢的话还没听清楚，就跟车夫一块儿溜开了。

怎么办呢？最后，我只得昏昏懂懂地自家碰了进去。因为那时候，仅是本能地渴望着一块能够安置病体的，而又是没风的地方。

谁肯收留一个陌生人？而这陌生人何况又是病了的呢？当然的，这是需得经过苦苦地哀求哪。同时又因为这位出家人也是仁慈的，便肯让我住了下去。

这位令我终身铭感的，而后来竟做了我的教师的出家人，万慧法师（谢无量的三弟，）一让我住下之后，便好好地招呼我。而我在病好了时，就替他买菜，煮饭，扫地……做一些服侍他老人家的事情。但他是位研究梵文的学者，不住庙宇，一个人单过着清苦的教书的生活，那时还养活不起一个仆人，而我又一时找不着出卖气力的地方，当然的，从前已是清苦的生活，现在就不能不一天一天拮据起来了。

大约是看见我一得闲就爱写写吧，他便问我能不能替当地

的华人报纸，写点东西去卖，因为好些编辑都是他的朋友，倘如写得并不过分坏的话，当能大量容纳一些。为了要“抵抗”恐慌的生活，我就勉强写了一篇小说，投到《仰光日报》去。编者陈兰星君在未登出之前，听说作者是这么一个的我，便由他私自先给了二十个卢比来。于是，从此开始，我在零售劳力之外，又添上了贩卖脑力的生涯了。

但那时，我对文艺的观念不好：以为这是无足重轻的，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

说到把文艺看重起来，则是同电影接触之后的事了。有一次，在仰光 Sule Pagoda Road(当地华侨称为白塔路)的 Globe 戏院内，看见一张好莱坞的片子。记起来，内容大概是这样的：新闻记者爱一名舞女，在美国经过一些惨痛的波折，都未达到成功。随后舞女到中国卖艺，新闻记者打听得这个消息，便远远地尾着追来。恰碰着辛亥革命之秋，正是中国大乱动的年头，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刚要会在一块儿，互道思念之苦的时候，突然在人间失踪，关进黑暗的狱里去了。然而，事情又凑巧得很，两人居住的囚室，只仅仅隔了一层墙壁，彼此可以听着声音，而且，两人的手只要各从室门的洞上伸了出来，就能够互相热烈地握着。但是，老使他们俩都感着痛苦而又伤心的，便是现已攒在一块了，却还不能面对面地相看一眼！关于犯罪的事实，且单举舞女的来说吧。她在一位满清大员的府上卖艺，适值当地民军起事，将那大官杀在后花园里，舞女恰来碰见了这样流血的惨剧，人几乎吓昏了。那时，大概又是正当清廷和民军议和的消息传来了吧，民军的领袖便趁此机会，把杀死满清大员的罪名，轻轻地加在舞女的身上，且要处以大辟的惨刑。

当舞女将要拉出去砍头的那一天，新闻记者似乎买通了看守逃出监狱，便飞奔到电报局去：向美国发出求救的急电。于